

鲍尔吉·原野
作品

公鸡肖像



乌鸦站在秋天的大地上……

羊的样子……

白蝴蝶的波浪……



公鸡肖像

鲍尔吉·原野
作品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公鸡肖像 / 鲍尔吉·原野著. — 南京: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9.4

ISBN 978-7-5594-2129-6

I. ①公… II. ①鲍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107322 号

公鸡肖像

鲍尔吉·原野 著

责任编辑 李 黎

装帧设计 赵 瑾

责任印制 刘 巍

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
网 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印 刷 苏州越洋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7.375

字 数 147.5 千字

版 次 2019 年 4 月第 1 版 201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594-2129-6

定 价 32.00 元

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目 录

乌鸦站在秋天的大地上

王三 _ 3

乌鸦站在秋天的大地上 _ 6

乌鸦拉起夜空的绳子 _ 8

公鸡肖像 _ 11

母鸡 _ 14

鸡鸣三通 _ 16

白鹭 _ 18

白鹤向南方 _ 22

白马寺的鸽子 _ 24

白玉鸟 _ 26

罗曼罗兰 _ 30

得意 _ 32

等待被鸟吵醒 _ 34

花雀和花斑的鸟蛋 _ 37

麻雀 _ 41

麻雀街 _ 43

起飞 _ 45

大雁在天空的道路 _ 47

燕子 _ 50

啄露而歌 _ 52

紫微紫微紫微紫 _ 53

新鸟 _ 56

鸟儿到底在干什么 _ 59

鸟儿叮咛 _ 63

鸟儿在嘲笑什么 _ 66

鸟居 _ 69

鸟群 _ 72

鸟群飞过峡谷 _ 74

鸟投林 _ 76

爱情暖脚 _ 78

鸟像神一样生活 _ 80

俯视者 _ 84

羊的样子

爱听二人转的狗 _ 89

不许管狗叫狗 _ 93

吉娃娃 _ 96

流浪狗 _ 99

狗市游 _ 102

小狗睡觉 _	105
牛比草原更远 _	107
小羊羔 _	109
羊比人更爱家 _	112
羊的样子 _	115
牧区的狗 _	120
享狗福 _	121
飞龙 _	123
猫三题 _	126
猫的眼里带着另一个世界的秘密 _	131
披雨衣的黑猫 _	134
水是鱼的大地和天空 _	146
群鱼尾巴如莲花 _	149
鱼 _	152
西，或八点钟方向 _	154
鹿 _	155
猴们和娃们 _	157
吃猴就是吃人 _	160
老鼠的大地 _	163
鼠 _	165
张无龟 _	167
白蝴蝶的波浪	
虫子澄澈 _	171

小虫看佛像	_ 174
花大姐	_ 176
上帝的伏兵	_ 179
虫鸟记	_ 180
蜜蜂	_ 183
黑蜜蜂	_ 185
蜂蜇	_ 188
蝴蝶一如梦游人	_ 192
蝴蝶的折痕	_ 194
蝴蝶	_ 197
白蝴蝶的波浪	_ 199
蚂蚁	_ 203
蚯蚓	_ 206
蜻蜓	_ 209
蜻蜓折腰	_ 212
说蚊	_ 214
剿蚊记	_ 217
飞灯笼	_ 220
苍蝇	_ 222
蛛网上的星辰	_ 224
在虫鸟之间重温大师语录	_ 227

乌鸦站在秋天的大地上

王 三

我来草原，已入九月。本应该翠绿无边的草原褐黄无边，是土的本色。不少牧民早上醒来，一看窗外眼泪就下来了——土地跟冬天一样，这哪是夏天啊！

我住在苏木（公社）招待所。院子里栽种的西瓜、茄子和白菜绿得抢眼，跟夏天一样。院子里有机电井。

头一天早上，我让骂声吵醒。一个女人骂：你个臭不要脸的王三，臭流氓！趴窗看！做饭的妇女手指着天空骂，脸涨红，用围裙擦嘴角的白沫。她姓田。

奇怪，这么偏僻的地方，一清早就有人上公社耍流氓来啦？也可能贼偷了厨房的东西，跳墙跑了。

早饭是奶茶和肉包子，有切得整齐的咸菜条。女厨师忙着上茶、端包子，我想问王三的事不好意思张口，兴许是他们两口子吵架呢。

吃完饭，到菜园溜达。红砖尖角砌的畦子里，白菜舒卷肥硕。畦子外边的青草快枯死了，闭眼睛等咽气呢。从开春到九月份，这儿没下过雨。菜畦子里的青椒、柿子长得都好，扑扑拉拉的。跟青草比，菜就是国家干部，人在这儿都想当菜种上。

再看，畦子里晾着打开的西瓜，白瓢就开了，不好吃扔掉。也有红瓢扔的。在乡下，败家子才这么干。

公社的院子大，赶上两个足球场那么宽绰。红砖墙围着一排天蓝色彩钢瓦屋顶的房子。出太阳前，几百只雨燕在彩钢瓦上空兜圈子，落下，全站檐上，脑袋对着院子，好像特听话。墙边种一排向日葵，近前瞧瞧，花盘的瓜子少了挺多，露半拉白脸。

傍晚，我在屋里点燃艾草，准备熏蚊子。窗外又有女人骂：“有种的出来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？臭养汉老婆王三，你个挨刀的货！”

王三是女的？当然女的也可以叫王三。我有个女同学就叫周三。再趴窗看，院子里没人。这一阵儿，苏木干部到各村抗旱，不来上班。我尽视野扫视从大门到菜地到办公室到简易厕所的大院之内，没人啊？只有一排喜鹊站高压线上。王三躲哪去了？也许这个女厨师有妄想症，独自说话。我耐不住好奇心，出了门。女厨师见我，羞涩而灵巧地转回自己房间。她四十岁出头，还会羞涩几年。

大片的火烧云在西天布阵，预示明日又是无雨的响晴天。喜鹊像跳水一样从电线上钻下来，在墙根奔走。公社大铁门已经关上了。王三看来挺阴险，不现形，却没停止骚扰活动。

第二天我起得早，沿公路跑步回来，见女厨师用铁锹头端两只死喜鹊往外走。

我问咋回事？

我药死的。

你咋还药喜鹊呢，多不吉利？

要什么吉利？这帮家伙把葵花、西瓜、柿子都祸害得不像样了。

噢，喜鹊干的坏事。

她把死喜鹊扔到公路边的垃圾堆上，说，可惜没药死王三这个坏种。她拿铁锹头往高压线瓷壶上指，那儿站一个大喜鹊。

王三是喜鹊啊？

对，我给它起的名。它是这帮坏喜鹊的头子，指挥喜鹊往下冲、上墙、祸害瓜菜。都早这样了，还祸害东西，真不要脸。

王三认识你不？

认识。你说它不要脸到了什么程度？把我洗晒的衣服叼下来，拿爪子踹、拉屎。它跟我记仇了，报复我，还站窗台上隔着玻璃朝我瞪眼睛。它们嗑瓜子不吃仁，光嗑，这叫啥玩意儿？

没过两天，女厨师撒在墙根用农药泡过的菜被一只溜达进院的牧民的羊吃了，羊死了。女厨师用工资赔了羊，被辞回家。

这个院子只剩下我和王三。它与我对视几天之后飞进院子，甚至到我身边散步。我对它说，你害死了你的同事，害死了羊，害得女厨师下岗了。

王三像沉思，尾巴翘起来如令箭一般。它翅膀上的黑羽并非纯黑，有宝石的浅蓝色泽。

我忘了问女厨师，为什么管它叫王三呢？我怎么看都看不出这只喜鹊哪一点像王三。

乌鸦站在秋天的大地上

从格日僧往东，一直到新苏莫，秋天的大地仿佛沉浸在往事中。早晨的白雾八九点钟才散尽，牛毛黄的荒草被雨浇过，贴在泥土上。褐色的大地延伸到地平线的雾岚里，好像在想一件事。大地如果想一件事，四周变得静悄悄，像在帮它想。夏日的牛群和野花去了哪里？雨水去了哪里？野鸭子和像踩一双滑雪板飞翔的蓑羽鹤都无影踪。大地失去了这么多的东西，势必要闭上眼睛想一想。

乌鸦第一个闯入草原的早晨，即使没有人，它们也“呱呱”叫着，听取从远处传过来的回声。仔细辨析，乌鸦们叫得短促，是半句话，等待别的鸦来接续，咕——呱，像说相声有捧有逗，嗯啊那是。它们的音长，刚好跟扇动翅膀的频率符合，也像借力。过一会儿，乌鸦站在了泥褐色、带着白霜的大地上。

乌鸦赤着双脚，结霜的泥土上留下它们的足迹，像国画所谓皴，钉头皴、拖泥带水皴。动物都赤脚，而在秋天看到赤脚的乌鸦，让人感到它们一年当中一无所获，甚至没得到一双短靴子。草原上没有粮食，乌鸦们三三两两站着，抬颈看，似乎对不长庄稼的土地感到气愤。

我一步步朝乌鸦那里走，不知哪一步让它们起飞。走到很近的地方，瞧见乌鸦翅膀有几根大羽闪蓝光，像高级的漆，黑里暗藏着深蓝。如果不是乌鸦，连宝石都放射不出这么神秘的色泽。人说乌鸦聪明，像水里的海豚。我觉得海豚更友善一些，乌鸦显得傲慢。它一定高估了自己的智力和嗓音，也高估了黑色的高贵含义，因此跟其他的鸟类格格不入。看不到乌鸦有什么朋友，譬如乌鸦在枝头跟黄鹂对唱，没有的事。

乌鸦在岑寂的大地行走，感到秋天的荒凉，像一只大筐空了，里面的好东西都被拿走。乌鸦其实很善良，知道大地的疲惫，来到这里散步，是为了与大地作伴。大地在秋天没有伴儿了，喜鹊到村里杀羊的人家报喜，麻雀飞到收割粮食的地方，草已经休眠，只有乌鸦来这里散步，想引发大地的对话。乌鸦赤着脚，一抬一放，在大地身边走来走去。

乌鸦拉起夜空的绳子

在蒲河大道夜跑，除了路灯，没有其他伴侣。这里是郊区，目测前方可以看出两公里远。路灯在起伏的道路上起伏，照在空荡荡的柏油路上。有一段路没架设路灯，这是最有趣的。我在黑暗中奔跑，心想这就是盲人奔跑。此刻如果对面有人，一定会被我吓到。在黑夜中奔跑的人比白日里奔跑的狼更吓人。在这一段路跑，胸膛撞击的不光是风和空气，还有夜。我觉得夜被我打扰到了。我撞开了它的衣衫，或者说撞到了夜的墙和院子。跑步从路灯处转入暗地，瞳孔渐渐调整到黑夜模式。模糊地看到了马路上的白线和路旁的电线杆子。远处的灯光如在地堡里闪烁，那些灯比地平线更低。两只乌鸦从低空飞过，并未呱呱。我觉得乌鸦在夜里飞更需呱呱，像在黑夜里骑自行车按铃一样。但乌鸦并不这样想。乌鸦飞过后，有更多的乌鸦随飞，往西飞。我觉得往东飞更好一些，因为我刚从五公里外的西边跑回来，那边没啥，东边灯多，更神秘。这些飞过的乌鸦像夜里拉过的绳子，这些绳子从哪里拉起，到哪儿是终点呢？只有乌鸦知道。

下完雪，我曾盼着乌鸦光临大地。白雪使乌鸦不枉其

乌。在时尚界，黑色代表着典雅、神秘、高贵。高级轿车与高级时装离不开黑色。白色会阻隔人的视觉，红色和橙色让人失去判断力。人的视线在绿色与黑色中会继续延伸，到达远方之远。乌鸦好像并未因为羽黑而扛起典雅高贵的评语，我以为这是语言搞的鬼。如果乌鸦叫玄鸦似乎会好一些，叫玄雀就好多了。孔雀实际是个莫名其妙的名，但别致。它沾了孔子的光吗？没有。孔雀身上有孔吗？没听说。这两个字放一起别致而已。其实它只有一个字——孔，雀是鸟类统称。法国的枫丹白露、巴黎、香奈儿的好全在翻译使用的汉字好，透着译者的嘉许。戛纳译的不好，像乌鸦叫。翡冷翠译得最好，但中国官方并没接受徐志摩这个贡献。如果在地图上见到翡冷翠的字样，生活显出伶俐的味道。志摩这两个字放在一起也好。起初我以为这两个字来自佛经，后来发现它是日本一个小海山甲的名字，音韵亲切上口，意味流长不尽，是唇音。喜鹊一生得意尽在名里有个喜字。对人来说，这个字的好意无法抗拒。鹊乃古语，也好，比鸛啊、鸛啊都雅洁。第一眼看去，鸛字像结了许多小辫子的非洲土著人，手里正举着一根矛。喜鹊透过绘画跟人类生活结合密切。好多人给自己起了带喜字的名字，运气却没有喜鹊这么好。喜鹊被画师画了无数遍，脸盆上、茶缸上都有喜鹊的形象。但有些事和喜鹊无关，它不一定比乌鸦过得更好，该挨饿还挨饿。

我不相信乌鸦会给人带来厄运，但相信人类能给所有动物带去灾难，不管它叫喜鹊，还是叫阿穆尔虎、西伯利亚虎或东北虎，这三种虎实为一种虎，正在共同灭绝。我

住在漓江街的时候，前一栋楼顶上通气的阁楼里住进一只小猫头鹰，常在夜半啼叫，类似呼喊。这个小区的人害怕了，身体不好和家里有老人的人尤其害怕。他们在院子里凝视那只幼鹰，于沉默中等待有人说哪家的人终于谢世，以便释怀。但没人谢世，现在医疗条件毕竟好了。人说，猫头鹰闻到人死之前的特殊气味才啼叫。可是我想，离此地不远的第四医院天天发出这种味道，猫头鹰咋不上那儿叫呢？后来，院子有人结婚，往井盖子压红纸，放鞭炮，小猫头鹰快快飞走，不复归焉。院子人说，这个猫头鹰尽扯淡。

乌鸦盘旋时，像风中飞起一个黑塑料袋子。一群乌鸦在空中盘旋，像夜的锅底所刮掉的灰在地面飘。天气进入最冷，固守在北地的鸟类好像只有乌鸦和麻雀，它们依恋故土，可能没见过江南的烟笼沙堤，只觉得老家好。雪后，乌鸦站在树桩上多么醒目，看得清它每一个动作——拍翅、扭颈子、啄羽。乌鸦在为自己骄傲，它知道它在雪地里最醒目，如大地白衫的纽扣，却能飞走。我听说鸟类由于视力的原因不在夜里飞行，但乌鸦除外。当孔雀和百灵还在睡觉的时候，乌鸦在夜空打格子。它们用影子瓜分夜，丈量各自的领域。一切都划分完毕之后，天亮了，这些领域化为乌有。乌鸦等待夜幕降临再一次瓜分夜空，把美好的夜色划成方块，搬回家。